

约和协定，如一九三二年一月十三日日本特务机关长林义秀到省署声称：洮昂路不抵债，逼吉祥承认以齐克路作价抵债。吉祥说他自己已属暂代，不敢承担这个责任，林义秀大怒，立即拍电报给张景惠，令其快点订约，这样就在一月十五日签字。接着，“又要求割黑垣烟酒公卖局、省党部、子药库、中学、农业学校、中国银行、农矿厅、南大营等处为日军永久公用地；划兴隆街为界，南为日军屯驻区，北为华界，出入驻屯区不准佩带武器。”<sup>①</sup>吉祥这个汉奸都一一被迫承认。日本侵略者又勾结中国流氓，收买土地，包揽词讼，无恶不作。

## 四、关东军导演的“建国运动”

### 1 “建国幕僚会议”

起初，日本政府知道关东军在筹划“满蒙独立”，但由于对国际关系有所顾虑，劝阻关东军不要急于成事。可是，当犬养毅内阁成立后，日本政府对军部和关东军的这种侵略计划和行动，完全采取了默许甚至赞同的态度。

奉日本政府之命到中国东北“视察”的南次郎（任军事参议官），除了奔走吉林、沈阳，同熙洽等人密谈扶持溥仪筹建伪国方案外，又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，在沈阳大和旅馆设宴招待日本官吏和汉奸，大肆宣扬日本帝国主义解决满蒙问题“牢固的决心”。<sup>②</sup>他曾叫嚷：中国东北“今后只剩下一个政权问题”，“未得到日本信赖的政府，即一日不能存在”。他回国后，向日本

<sup>①</sup> 《文史资料选辑》第6辑，第53页。

<sup>②</sup> 参考《片仓衷回忆的满洲国》，第118页。

天皇报告了“满洲的近况”(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),强调说明建立傀儡政权的必要性。他在报告中指出:(一)日本应担任这个“新国家”的国防,完成吉会铁路的修筑,使日本海变成日本湖,以便日本侵入北满,而使日本的国防计划焕然一新;(二)日本和这个“新国家”共同经营该地区的经济,可以使日本在世界上永久自给自足;(三)如果在这个“新国家”建立起屯垦兵制度,可以解决人口问题<sup>①</sup>,等等。这完全暴露了日本军部上层的侵略野心。

锦州沦陷后,东北三省尽被日军侵占,哈尔滨虽尚未占领,但有张景惠做内应,故日本侵略者认为制造伪满洲国的时机已经成熟,为了实现其对东北进行殖民统治的侵略计划,更加速了筹建伪满洲国的步伐。他们打算在李顿调查团来到东北之前,成立伪满洲国,造成既成事实。因此,所谓“建国运动”的空气,一时甚嚣尘上。

就在锦州陷落的第二天,即一九三二年一月四日,新任日本陆军大臣荒木贞夫<sup>②</sup>,催令板垣或者石原速去东京,调解中央与关东军之间的意见分歧,以便采取一致步调。一月四日当天,本庄繁急忙召集参谋长三宅,参谋板垣、石原、片仓衷以及顾问驹井、松木侠等,讨论“满蒙独立”的构想,把它作为关东军司令官的“指示”,<sup>③</sup>由板垣带到东京,向日本政府汇报。本庄繁在这个所谓“指示”中,合盘托出了处理伪满洲国问题的方针。这个“指示”的要点大致如下:<sup>④</sup>

关于设立伪“满蒙中央政府”方面:

(一) 机构:

<sup>①</sup> 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》,五十年代出版社,1953年。

<sup>②</sup> 荒木贞夫,日本陆军“皇道派”头子,法西斯战犯,他主张通过“政变”加速日本法西斯化。

<sup>③</sup> 参考日本《现代史资料》第7卷,第332—333页。

<sup>④</sup> 同上,第333—334页。

“逐渐实现中央集权制”，力求缩小各省权限；伪国家“首脑付以大总统等名称，防止复辟的倾向”；“各行政长官以现任的各省省长充任，省长赴任有困难时，”可有代理者；伪国的“首脑预定由溥仪充任”。

#### (二) 时机及准备：

首先，“由各省出代表组成政务委员会，研究和准备成立政府机构”；而“设立政务委员会的时机，等板垣由东京回来后立即实行”；成立伪“政府的时机，大约是二月中旬，至迟到二月下旬乃至三月上旬”，预定在国联调查团到东北之前成立。

#### (三) 首都：

设在长春；但是政务委员会先设在沈阳，与设立伪政府同时迁都。

#### (四) 设立参议府：

在伪“中央政府里设立参议府，使其参议政务”，各族的代表比例如下：

满洲人一名 蒙古人一名

汉人三名 日本人三名

日本帝国的所谓“意志和希望”，要由日本人参议传达给伪“满蒙中央政府”。

#### (五) 管辖区域：

辽宁、吉林、黑龙江、热河四省以及蒙古省。

在本庄繁的“指示”中，还规定这个“独立国家”要“脱离中国本部”，成为“名副其实”的“独立国”。本庄繁自作聪明地说：这是“中国人自己从中国内部分离出来的”，与“九国公约”，“联盟规约”的精神不相抵触。

本庄繁的“指示”还规定了伪“满蒙国家”的兵力配备：警察由各省统辖；“巡防军”属于伪中央政府，但各省只限于配备两个到三个混成旅；伪“满蒙国家”的“国防军”，要由日本军充当，还要增加一个日本师团，而国防军的费用需由伪“满蒙中央政府”负担。

一九三二年一月六日，板垣带着本庄繁给他的上述“指示”，急速赶到东京，向日本政府汇报。然后，日本陆军省、海军省、外务省根据板垣的汇报，共同炮制了一份所谓《中国问题处理方针纲要》（详见本章第一节），决定物色中意的、并有一定影响的傀儡人物，拼凑一个脱离中国的伪政权，然后逐步把它打扮成“独立国家”的样子，作为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进行殖民统治的工具。板垣带着这份“纲要”于一月十三日回到沈阳，更加紧了拼凑傀儡政权的活动。

板垣从日本回到沈阳后，一面多次同汉奸卖国贼张景惠、熙洽、臧式毅、张海鹏等进行密谈，一面又同嫡系汉奸赵欣伯、谢介石、张燕卿、韩云阶等进行联系，东奔西走，为制造伪满洲国而加紧进行阴谋活动。为了转移西欧各国的视线，他又拍电报给田中隆吉，让他寻找借口于一九三二年一月十八日，制造了“上海事变”。<sup>①</sup>

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二日，在关东军司令部参谋长的办公室里，召开了所谓“建国幕僚会议”，参加者除了参谋长三宅、参谋板垣、石原、松井、竹下、和知、片仓等以外，还纠集了土肥原、花谷等，讨论松木侠起草的所谓“新国家”最高机关的问题、“人权保护条例”、交换备忘录大纲等。一月二十七日，板垣同汉奸赵欣伯密商以后，到汤岗子拟制“新国家建设顺序的纲要”，<sup>②</sup>这个“纲要”的要点如下：

① 详见本书第8章。

② 日本《现代史资料》第7卷，第367页。

(一)“以奉天(即辽宁)、吉林、黑龙江三省主席组织中央政务委员会,进行关于各省的联络、“统制”事项及成立新国家的一切准备。

政务委员长 张景惠

政务委员 臧式毅

政务委员 熙洽

政务委员 马占山

干事长 熙洽

干事若干名,由干事长指定。

(二)根据宣言成立政务委员会

(宣言明确宣布与中央分离而独立)

(三)政务委员会随时在必要的地方开会,且得派遣代表。

(四)为建立新国家应准备的事项如下:

国号

国旗

宣言

官制(国家组织法、人权保障条例、中央官制、地方官制)

人员配备

首府

(五)如准备完毕,政务委员会就此作出决议。

在这个“纲要”中,还规定“推举大总统”、“建立中央政府”、“发表宣言”以及要求热河及内蒙古派遣代表,“使他们参与

必要的决议事项，企图使这些地区尽速和新国家合流。”<sup>①</sup>

二月初，田中新一（少佐）从东京来到沈阳，传达陆军大臣荒木贞夫的指示：务必在二月中旬以前，发表建立“新国家”的宣言，在国联调查团到来之前，造成所谓“满蒙独立”的既成事实。原来，日本侵略者预定在一九三一年二月十日建立“新国家”，但由于李杜、冯占海等抗日自卫军在哈尔滨所进行的保卫战，以及马占山的“态度不明”，<sup>②</sup>打乱了他们的部署，不得不延期举行。

这时，关东军司令部一面派兵侵占哈尔滨，一面召开所谓“建国幕僚会议”，进行了紧张的具体策划。从二月五日开始到二月十一日连日开会，接着在二月十五日、十六日以及二十五日又召开了会议，前后一共召开了十次会议，主要是策划如何建立伪政权，如何控制中国东北的矿山、铁路、交通、海关以及收税、移民，起用日本人为满洲官吏和薪金等问题，<sup>③</sup>总之一句话，就是怎样控制伪政权和中国东北的经济命脉，以便进行掠夺。同时，又决定将沈阳的土肥原公馆作为“建国事务所”，以备日方专门处理伪国建国工作事务。

日本侵略者所进行的紧张策划，也包括选择日期，准备在中国“东北舞台”上，导演一幕傀儡戏。因为日本帝国主义者对国际舆论终有所顾忌，不敢明目张胆地吞并中国东北，所以需要假借汉奸的名义，纠集东北四省区的傀儡头目，召开所谓“建国会议”。

① 日本《现代史资料》第7卷，第367页。

② 参考读本稿三：《满洲》，第244页。

③ 参考日本《现代史资料》第7卷，第378—392页。

## 2 “建国运动”真相

### “建国会议”

一九三二年二月五日，日本侵略军攻占了哈尔滨。这时，北满的政局已趋于稳定。因此，如上所述，关东军司令部连续召开“建国幕僚会议”，加紧策划建立伪国的方案，预定指使汉奸出面，召开伪“建国会议”，演唱“双簧式”的傀儡戏。

可是，由于熙洽伪军配合日军进攻哈尔滨时，在熙洽与张景惠之间出现了对立；另外，日本侵略者认为，马占山与张景惠之间也存在“微妙”的关系，北满局势仍有不稳的因素。他们还认为马占山态度的“向背”，<sup>①</sup>对成立伪国有很大的影响。嫩江桥一战，虽属局部，但对中国人民的民族气节和爱国思想有很大的鼓舞作用，从而马占山也获得了民族英雄的称号。当时，马占山手中尚有两万多名军队，是属于有实力的人物之一。因此，日本侵略者挖空心思，想诱逼马占山，把他拉下水，而马占山则采取暂与周旋、待机而动的态度。

日本侵略者担心这种不稳定的因素，将会成为建立伪国的障碍，于是在二月十二日急忙派板垣赴哈尔滨进行策动说项。第二天，板垣纠集吉林、哈尔滨的特务机关长，同时诱逼马占山、张景惠等在哈参加会议，调解关系，并决定于二月十六日以前到达沈阳，召开政务委员会。

另一方面，伪辽宁省长臧式毅也派伪财政厅长兼秘书长赵鹏第，到吉林、哈尔滨、齐齐哈尔，同马占山、张景惠、熙洽等进行联系，提出“联省自治”的方案。

<sup>①</sup> 参考样本拾三：《关东军全史》，第169页。

关东军参谋片仓衷在板垣的授意下，并得到本庄繁和三宅的允许，于二月十四日早晨找臧式毅商讨以下几点主要措施（金井章次也在场）：

（一）十六日午后四时，张景惠等“四巨头”“访问”关东军司令官；

（二）十八日发表“独立宣言”；

（三）推举马占山就任黑龙江省长；

（四）政务委员会的成立由会议决定等等。<sup>①</sup>

然后，汉奸张景惠秉承关东军的指示，公开出面叫辽、吉、黑三省首脑到沈阳开会。吉林省的熙洽于二月十四日，最先携孙其昌、荣孟枚、金璧东等诸汉奸到达沈阳。第二天，汉奸张景惠随同板垣、土肥原、林义秀、驹井等一起乘飞机到达沈阳。二月十六日，马占山接受臧式毅所谓“联省自治”<sup>②</sup>的主张来到沈阳。他们先会见本庄繁，然后于当晚六时，在沈阳大和旅馆召开晚餐会，名为欢迎，实际上即是所谓“建国会议”的开幕式。晚八点，在汉奸赵欣伯住宅，举行了出卖东北、建立伪国的筹备会议。由于参加会议的有张景惠、熙洽、臧式毅、马占山等四人，这就是当时的所谓“四巨头会议”。参加会议的还有臭名远扬的老牌汉奸于冲汉、袁金铠以及被日军豢养多年的走狗赵欣伯。关东军方面出席的有关东军参谋长三宅、参谋板垣、和知、驹井德三等，名为列席，实际是监视控制这个会议。

这次会议直到十七日早晨三点才散，中间经过许多周折。臧式毅提出的“联省自治”主张，由于受到板垣的严词拒绝，竟化为泡影。板垣将预先拟妥的制造伪国计划交给赵欣伯、于冲汉，

① 《片仓衷回忆的满洲国》，第141页。

② “联省自治”的主张：⊖东三省对中国的关系暂时不提；⊖东三省为联省自治；⊖不赞成建立“新国家”。这是臧式毅提出来的。





“四巨头会议”

叫他们在会上提出，迫令“四巨头”接受，并限令于三月一日成立“新国家”。这次会议除了决定建立伪“东北行政委员会”、发表宣言等几项外，还指定柴孟枚、宋文林等三人起草“建国宣言”。

二月十七日午后两点，在张景惠的住宅又召开第二次会议，按照关东军事先拟定的方案，决定成立伪“东北行政委员会”，张景惠被指定为委员长，熙洽、臧式毅、马占山、汤玉麟、齐王（即哲里木盟的齐墨特色木丕勒）、凌升（即呼伦贝尔的凌升）等六人被指定为委员。板垣等强迫这个伪组织要具体负责，在三月以前筹建成“新国家”。

关东军司令部依照荒木贞夫的指示，利用这个伪组织的名义，于二月十八日发表了一个所谓“宣言”，胡说什么“（张）景惠等忝被推举，成为省区领袖，……于是由东北四省和一个特别区及蒙

古各王公组织一个机关，名曰东北行政委员会。本会成立通电中外，从此与党国政府脱离关系，东北各区，完全独立”。

这次会议是在日本军警势力包围之下举行的。一切真相，外面无从了解。当发布“宣言”后，日本帝国主义宣传机关又大肆造谣，混淆视听，使人们莫明其内幕的奥妙。汤玉麟根本没有参加这次会议，但在伪“宣言”上被署名，马占山并未签字（二月十八日马托病返回海伦）、凌升和齐王也未在沈阳，但也被署名，足以说明这个“宣言”全系伪造。

从二月十八日开始，为了加速推进制造伪国工作，关东军司令部指派嫡系汉奸张燕卿、谢介石（代表吉林省）、赵仲仁（代表黑龙江省）继续参加“建国会议”，审议“建国大纲”的细节。与此同时，伪“自治指导部”所操纵的“东北筹治会”，也在沈阳南满站公记饭店，讨论伪“宪法草案”，但主要是为了走过场、造声势，进行欺骗性宣传，以便蒙蔽世界舆论。

从二月十九日到二十四日，连续召开了所谓“建国会议”，一小撮汉奸虽然一致同意溥仪为“元首”，但对于国号、年号、国旗、国体、政体却有意见分歧，特别对伪国的国体问题争论尤为激烈。熙洽本是清室的后裔，很想重新恢复皇帝的尊严，所以叫他的代表张燕卿、谢介石坚决主张实行帝制，罗振玉、郑孝胥等封建余孽，醉心于尚书侍郎等荣诰，所以也主张恢复帝制，而张景惠、臧式毅、赵仲仁等，自命开通，坚持立宪共和制，结果折衷两派的主张，实行民主共和制。会上，关于国号方面，有“大同国”、“大中国”、“满蒙自由国”、“满洲国”的各种说法；关于国体方面，有“帝制”、“王制”、“共和制”的各种论调；关于“元首”方面，有“皇帝”、“大总统”的各种主张。然而，这只不过是一群汉奸演唱傀儡戏的一番聒噪而已，其实，这一切都得由关东军司令部的“建国幕僚会议”做最后决定。

伪国的具体策划者板垣，在征求片仓、和知等的意见后，并经本庄繁的允许，在二月二十五日拿出一个方案，用“东北行政委员会”的名义发表。这个方案<sup>①</sup>对所谓“新国家”做了以下的具体规定：

- (一) 国名：满洲国
- (二) 元首称号：执政
- (三) 国旗：红蓝白黑满地黄的五色旗
- (四) 年号：大同
- (五) 首都：长春，改称“新京”
- (六) “新国家”的政治：“民本主义”

这样，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伪满洲国的真面目，到此就完全暴露无遗。伪满洲国的出现，完全是经日本侵略者一手包办的。从此开始使用“大同元年”的年号。没有公布的只是溥仪之下其它傀儡角色的分配名单。

经过这次会议后，东北就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所谓“请愿代表”，要求溥仪出来担任伪国“元首”。关东军也准备派代表去迎接溥仪出来作傀儡。但是被软禁在旅顺的溥仪，一是要求恢复帝制；二是要求用人的自由权。当他听到恢复帝制的愿望不能实现时，在日本势力控制下，也无可奈何。

#### “促进建国运动”

当伪“东北行政委员会”发表所谓“声明”以后，“自治指导部”在各市县大肆活跃，千方百计从事伪造“民意”的宣传。凡是被认为有碍于“建国运动”及“新政权”的中国人，均格杀勿论。

所谓“促进建国运动”，是以“自治指导部”为中心，由各地

<sup>①</sup> 参考日本《现代史资料》第7卷，第391—392页；株本捨三：《关东军全史》，第171页。

的汉奸出头露面进行的，日本侵略者则从内部加以操纵和“指导”。在“自治指导部”内部，专门设立一个“特别宣传委员会”，下设总务、规划、监督、编纂、地方、发送等各班，又组成了电影、学校和车辆等特别队，分工负责，进行宣传鼓动。“自治指导部”还特意把各县的“自治指导员”召集到本部，临时增加五十名职员，叫他们担任具体“指导”。另外，还印制了数百万份传单、宣传画，作为宣传资料向各地发放，并利用报纸、电台进行蛊惑宣传。

他们按照关东军司令部规定的程序，限令东北各县，自二月十五日起，每五天一期，分三期展开“运动”，由县到省，由省到所谓“全国”，展开全东北地区的所谓“促进建国运动”。第一期是从二月十五日到十九日，作为准备宣传的时期，先由省城、各公团通电各县，主张“脱离国民政府”，建设所谓“新国家”，“推戴”溥仪，然后由各县复电，表示“赞成”；第二期，是从二月二十日到二十四日，作为地方运动的时期，由省、市、县等城市假借“民众名义”，组织游行队伍，持标语小旗游行；第三期，是从二月二十五日到二十九日，各县推举代表到省城集中，组织全省的“游行”。三省都完毕后，各省再用汽车“游行”；然后由各省推举代表到沈阳，组织各省、区联合的所谓“总游行”。

当时，沈阳是日本侵略者伪造“民意”、表演丑剧的中心，因此关东军司令部预先强迫辽宁伪省政府、伪“自治指导部”、伪市政公署、伪市商会等四个机构，联合组成一个所谓“民众促进建国大会筹备委员会”，负责筹备工作。市政公署制作了六万个建立“新国家”的旗帜，强迫市民悬挂，并用汽车在大街小巷散发宣传品，准备在二月二十七日召开“市民大会”、二十八日召开“全省联合大会”、二十九日召开“全满建国促进运动联合大会”。这是根据关东军司令部的指示，由“自治指导部”包办，借各傀儡机

关名义作形式上的决定，然后强迫群众参加。

二月十七日早晨，在沈阳南市场召开所谓“市民大会”的时候，日本飞机在空中散发传单，日本军警全体出动，进行监视。汉奸赵欣伯主持会场，好象唱野戏一样，毫无秩序。为了招引群众，事先预告到会者能领一包点心，白看半天戏；二十八日午前十一时，在“自治指导部”大礼堂（同泽女中校址）召开伪“全省联合大会”，强迫代表通过宣言及决议；二十九日正午，先在“自治指导部”礼堂召开了所谓“全满建国促进运动联合大会”，除强迫代表通过大会宣言及决议外，又有所谓“紧急动议”，选出十一名代表迎接溥仪。午后三点，由一个穿中国装的日本人（鹤原义），手执伪旗领路，分乘六十多辆汽车和二十多辆卡车，举行游行，五点左右，这幕丑剧方告结束。

吉林、哈尔滨、齐齐哈尔各地的“促进建国运动”也都如法炮制。在整个“运动”过程中，只有一小撮汉奸卖国贼甘心效犬马之劳，而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是被迫参加游行，俨同俘虏，含有无限亡国之隐痛！

日本侵略者为了壮大声势，甚至把辽西请赈灾民二百多人，也强迫充当辽西八县代表参加大会。

## 五、溥仪粉墨登场

### 1 充当傀儡

溥仪被软禁在旅顺以后，每天受着甘粕和上角的监视，除了清室余孽郑孝胥父子和罗振玉极少数人以外，不准接见其他人。